

特 访

近日,本报记者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在信中,这位热心读者对北京人艺新推出的话剧《窝头会馆》表示欣赏和肯定之余,对媒体关于该剧的报道中提到的高票房(平均每场近30万元)提出质疑,表示不敢相信。带着相关问题,记者到“窝头会馆”走了一遭——

一锅“窝头”靠什么“蒸”出千万票房

本报记者 王晋军

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张和平是在北方依然寒气逼人的初春,但他披露的两个数字却让人热血沸腾:2009年人艺票房首次超过2000万元,其中跨年度大戏《窝头会馆》的票房达到1804万元。

也难怪热心读者“不敢相信”——《窝头会馆》,一部主旋律作品何以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话剧?又何以在短短一年间创造出如此的高额票房?张和平对北京人艺方面探索实践的介绍,为记者给出了答案。

“窝头”的几个出人意料

张和平坦言,排演“窝头”,有几个没想到——没想到刘恒的第一部话剧“处女作”会这么精彩;没想到主要演员每场报酬增加近50%,从几百元涨到1500元;没想到在一部话剧中会设立3位分场导演;没想到投资不足百万元却能赢得千万元票房。

无疑,这是北京人艺在缺少优秀剧本困境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记者了解到,近两年来,人艺一手抓剧目,一手抓机制改革,并通过《窝头会馆》“小步快走”带动机制改革,尤其是稿酬标准和劳务标准的改革。其中主角每场演出的酬劳提高了近50%,而刘恒的稿费是以提取票房分成的形式完成的。

此外,“窝头”的出炉还借鉴了奥运会开幕式的排演经验,每个段落都有分场导演,而总导演掌握大方向。宋丹丹、杨立新和何冰由此成为该剧的3位“重量级”分场导演。

而最令人称奇的是,《窝头会馆》总投资不到100万元,却赢得了1800余万元的总票房,并且排练仅两个月就成功上演,这也充分体现出人艺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紧密协作的团队精神和敢打敢拼的“明星集群”风采。

按“大片”定制的“窝头”

作为第三任院长的张和平,两年前结束了北京人艺长达4年的院长空缺史。他深知,尽管人艺凭借老舍、曹禺等几位大师留下的宝贵财富辉煌至今,但也曾有过“人艺就只会演那几部经典”的非议。由此,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对人艺剧本建设进行谋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动作便是找到老熟



《窝头会馆》的三位灵魂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刘恒,林兆华,张和平)

人,创作过《秋菊打官司》、《集结号》等著名影视作品的“金牌”编剧刘恒,一同着手酝酿60周年国庆的人艺大戏。这便是《窝头会馆》。

《窝头会馆》的故事主要集中在5个人物身上:房东苑国钟守着小院和儿子,靠收房租、酿私酒和腌咸菜为生;前清举人古月宗靠着卖房子转房契时设下的陷阱,一直赖在小院里白住;保长肖启山整天催捐税、抓壮丁,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和苑国钟的这座小院儿。小院子里安排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做过“暗门子”信弥勒佛的田翠兰,一个是和丈夫私奔、拜耶稣的前清格格金穆蓉。她们天天掐架。

其实,这5个主角从外形到个性都是冲着人艺的5个大腕——杨立新、何冰、濮存昕、宋丹丹、徐帆来写的。再加上导演林兆华和编剧刘恒的金字招牌,《窝头会馆》开场伊始便出现了电影大片式的火爆场面,人艺售票窗口出现了排队人群,第一季演出门票很快卖光。

这让张和平很宽慰:“票房好最初可能有明星参与的因素,演员确实演得也很好。一个戏开始靠宣传,后来就要靠口碑,最终靠的还是品牌。人艺的好演员不少,但以前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好的演员一定会有固定观众群,人艺要把他们用起来,让今天的观众走近话剧,热爱话剧,建立与话剧的‘亲密接触’。”

“窝头”蒸得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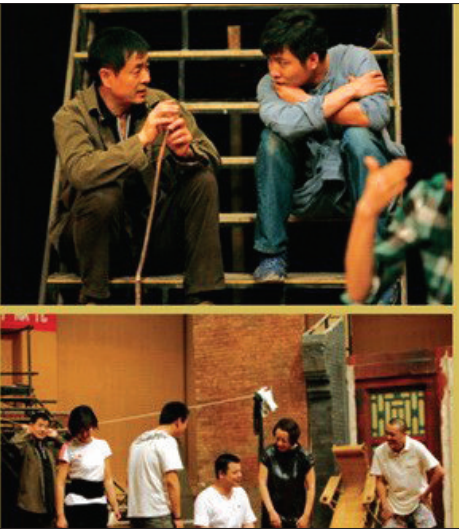
《窝头会馆》演出创下北京人艺一项新的票房纪录——63场总

票房达到1804万元,个别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茶馆》。整个创作一线的强大联合,可以说就是一种话剧生产的“优生优育”。

张和平坦言:“这锅‘窝头’蒸得可不容易。”从“捏窝头”“蒸窝头”再到“尝窝头”,其间经过反复磨蹭、反复锤炼。张和平刚上任就动起“捏窝头”念头,刘恒的剧本被许多导演称为拿来不改就能用,实力毋庸置疑。可写话剧剧本对他来说是头一回,是一个新的挑战。

刘恒曾谈道,《窝头会馆》故事和题材都是经过反复衡量的,前前后后酝酿了一整年。“为了抓紧时间写作,我只吃早饭和晚饭,把午饭都免了。”

蒸窝头得需要功夫——锅里搁多少水、用什么样的火候、蒸多长时间都有讲究。因此,“大导”林兆华被请出山来担任导演,“五星级”阵容同时回归人艺舞台——宋



“星光闪耀”的《窝头会馆》排练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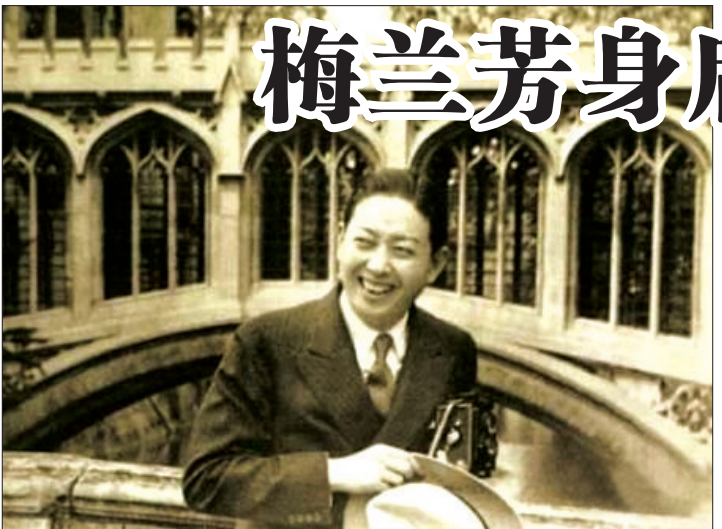
钩 沉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他身后的“梅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促进因素。在清末民初就已崭露头角的梅兰芳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等诸多方面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征服了舞台下千千万万观众的心。许多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从观众变为朋友,形成了一个拥护、支持梅兰芳的无形组织,每逢演出梅兰芳必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排座位,时人称之为“梅党”。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电影《梅兰芳》中冯子光的原型冯耿光 and 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他们也被称为梅兰芳的“钱口袋”和“钱口袋”。

“钱口袋”冯耿光

在梅兰芳的挚友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般的场合多不出面,但每逢梅兰芳的重大决策及有重要成就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江山,梅的访日、访美、访苏及上世纪30年代初举家南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有冯耿光活跃的身影。冯耿光可谓是梅兰芳演艺事业中最重要策划人,更代表了其强大的幕后财团。

冯耿光同梅家的关系极深,光绪末年他就同梅的伯父梅雨田私交甚笃。由于这层关系,冯耿光便成了梅兰芳最早结识的朋友,他对梅兰芳的支持义无反顾,故梅终身称其“六哥”。新中国成立后,冯耿光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曾招呼梅兰芳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据说梅闻言极为酸楚,“六哥和我生分了。”



梅兰芳在上海

冯耿光一生活跃于政经两界,挥金如土,人称“六爷”。中国旧时的名角儿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梅兰芳在演艺方面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当初策划排演《太真外传》时,冯耿光以1000块大洋的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套,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梅数次出访国外及避难我国香港也都赖他巨资相助。1930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大使率团赴美演出,演出款项所需大约10万元,5万元由当时的教育局长冯耿光、吴震修在上海代为筹集。但就在梅剧团即将赴美前夕,突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秘书傅译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电云:“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电云:“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梅兰芳因此左右为难,但深知梅兰芳心意的冯耿

光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他在银行界的全部关系,张罗了十几万元,使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无后顾之忧。梅兰芳为了筹备赴美演出几乎把私人积蓄倾囊而出,最后连养家糊口的“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也是由冯耿光接济的,冯甚至为此卖掉了老家的田地。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冯的银行“就像为梅开的库房”,梅兰芳后来也充满感情地回忆这段往事:“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唯有六爷,爱我爱我。”

冯耿光是“梅党”成员中陪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一位。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席间劝梅兰芳著书立说,以便后人留下留下资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就是在此建议下搞起来的。1959年梅兰芳排练了他的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年近八

梅兰芳身后的“梅党”领袖

王 凯

十高龄的冯耿光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以梅兰芳私人朋友的身份参与决策。当该剧在北京吉祥戏院彩排时,冯耿光每场必到,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时,梅兰芳总是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可见梅对冯的尊重一如往日。1961年7月底,梅兰芳因病住院,冯耿光几乎每天都往北京挂长途电话问候。“文革”期间,冯耿光受迫害病逝,梅家承担了其夫人的生计直至去世,其后事也由梅家料理。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做了感性的回顾和总结:“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14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所以在我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钱口袋”齐如山

齐如山是梅兰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正如齐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言:“几十年来,知道梅的人,住往就提到我。”早在80年前,剧作家罗瘿公就曾以一首《俳歌调齐如山》感叹“梅郎妙舞人争羨,苦心授授无人见”。据说起因是罗瘿公偶至梅宅,见齐如山正比划着教梅兰芳做身

段,后来发表此诗的北平《晨报》为之加上按语:“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借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自幼博习古代经史,19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同文馆停办后,他遍访西欧各国,对欧洲歌剧、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专心从事戏剧研究。1912年,梅兰芳已在京剧界有了很强的号召力,齐如山一次看了梅兰芳演《汾河湾》后,给梅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原想也不不过随意写来,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几天后梅兰芳又演此戏,竟完全照他信中所写改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得齐如山很高兴,梅兰芳当时已是红角儿,能够如此虚心采纳一个观众的意见,确实难能可贵,从此他开始了与梅20年的合作。

起初齐如山是每看一戏必写一信,“我怎么改,他就怎么改”,两年多竟写了100多封。但两人私下里却从没有长谈过,毕竟官宦世家子弟与戏子交往,在社会舆论上容易引起非议。直到1914年春他才到梅家拜访,感觉“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本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足不出户,我看这种人,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有什么分别”。这样两人才常来往,齐如山从此成为梅家的常客,并为梅兰芳策划编演新戏。

棵菜”,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实际上,北京人艺并非是一个易于管理的剧团。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多年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和体制造成的各种弊病,让副院长濮存昕几年前曾痛心地称其“就像一锅粥”。由此引发的对人艺现状的种种质疑与批评,让人艺曾经很是尴尬难堪。

有人说,人艺“腕儿”多,不好管,但张和平觉得,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只要真诚地与他们交朋友,工作就好做。说到话剧与影视的关系,张和平认为二者应该互为促进,人艺演员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如2007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活动中,所有演员悉数回归舞台,其中濮存昕一年演出100多场。“演员靠影视成名增强号召力,话剧可以借影视一把力”,张和平表示,人艺以后要作为演员成才服务,要通过改革转换机制,将二者关系处理好。

至于年轻演员的培养,认为人艺的“团带班”的办法不错,现在的主演如宋丹丹、梁冠华、徐帆、何冰、冯远征、吴刚等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前两年,又有一批与中戏合办的“团带班”的学员毕业成为人艺的新鲜血液。从2008年开始,人艺推出一年一度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这一策略不仅让人艺曾有过的辉煌不至于被遗忘,而且曾把曾经颇受争议的《鸟人》也定位为经典剧目,足以显示出人艺现在的胸襟和眼光。

在艺术生产方面,北京人艺如今定期召开艺术生产联席会议,公布年度艺术生产计划,让大家心中有数。从前,人艺演员最害怕的就是剧院缺乏计划的“演出任务”。而这两年来,不仅濮存昕一直坚守阵地,何冰、杨立新、宋丹丹、徐帆、冯远征、吴刚、陈少艺、丁志诚等众多明星都纷纷回归话剧舞台,显示出今天的人艺强烈的回归力、向心力。

记者手记

一脉相承,“窝头”很有人艺味儿

北京人艺被观众私下叫做“郭老曹剧院”,因为最能代表人艺风格的剧目出自曹禺、老舍、郭

沫若3个人之手。

有人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话剧舞台呈现的多是些无病呻吟式的哗众取宠、群魔乱舞的“无厘头”——有人还要为这种无聊的喧闹贴上一剂闪亮的标签,谓之为“先锋艺术”。那么人艺的传统精神魂魄,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有着独特地位的属于人艺的舞台艺术真的过时了么?那个由老舍、曹禺、焦菊隐先生所培育出的中国当代一流话剧舞台又将会走向何方呢?

面对《窝头会馆》的出现,人艺的“粉丝”们是那么惊喜、激动。《窝头会馆》是一台地地道道的人艺话剧——它的鲜活、生动,它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塑造和人性刻画,它的纯正的北京韵味,都是那么的地道。而出演这一台大戏的中年演员们承继了人艺的光荣传统,弘扬了人艺独有的艺术风采和表演风格,让人振奋不已。

张和平告诉记者,在《窝头会馆》上演的日子里,首都剧场一票难求。人们在兴奋地议论着,感叹着人们所熟悉的人艺精神再度回到百姓的生活当中。这台出色话剧最显著的魅力在于它的“腔调”——人艺式腔调,这就是纯正的北京味道的台词。这一“腔调”正好说明了话剧之所以被人称之为话剧的本质特征,它是经由“话”而构成“剧”的,而这成为一台话剧剧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元素。

《茶馆》和《窝头会馆》的结构和整个创作过程,都受到表现某种时代背景的动机支配,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人艺的戏剧家们在这些超越艺术作品本身的力量面前,尽可能给自己保留追求舞台艺术呈现的空间。如果说这也算是当年《茶馆》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经验,那么,从这个特殊角度看,《窝头会馆》不比《茶馆》逊色。

张和平说,《窝头会馆》上演以来,对团队,收获了信心;对社会,收获了信任。如今他们已有13出“抄家伙就能演”的戏,20多出经典复排剧目。这不由得使人感叹:

人艺的庙还在,这个庙就是剧场;

人艺的神还在,这个神是老艺术家们;

人艺的魂还在,这个魂是人艺的风格。



梅兰芳与齐如山(右)